新加坡国立大学2015秋季学期交流小结

2016-03-30 16:09:23

四个月过得很快，快的一切好像不曾发生过。在我即将离开新加坡的那几天，独自一个人徒步在花柏山公园的树林里，看着来来去去前来徒步的新加坡人。坐在山顶面朝南方的长椅上，看着太阳一点一点落下停满货轮的海平面。天色阴下来，仿佛暴雨倾盆将至。松鼠抱着榛子穿过小路跳入树丛。巴士停在车站，又驶走。脚下穿着人字拖，耳机里还在放enchanted。一切都很安静，给了我充足的时间来思考新加坡带给我了什么。 再一次踏上浦东国际机场的土地的时候，我隐约明白，这四个月带给我的是对更大的世界的渴望。这很抽象，但很实际。记得刚到新加坡的时候，看到几乎每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留着华族血液的新加坡年轻人都身材健硕，皮肤黝黑健康，头发打理的井井有条，很容易让人想起前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常常提到的一个词，精英。精英这个词放在现在的语境中，究竟有多少褒义多少贬义不好分辨，但他们身上那种精神勃发充满自信更加符合我心目中大学生应有的姿态，这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开始每天去健身房锻炼，每天下水游泳，开始在出门前几分钟整理自己的头发，开始思考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来自于哪里。我生活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接触到这里的人和社会，好像有什么力量，冲撞了在内心四周逐渐高垒的精神围墙，逼迫我认识新的东西，适应新的环境，怀疑已经建立起来的心理定势。 原来都没有发现，当自己就那样理所当然地活着的时候，思维和行为方式正在逐渐的固化，定型，以至于失去了改变的可能，和对于探索更大的世界的渴望，认为活着的现在就是常态，认为周围的世界就是全部。在新加坡的四个月，我又把这种渴望拾了回来。这意义巨大。 如果要展开来讲在新加坡的见闻和收获，首先就要谈到最熟悉的学校。 新加坡国立大学（以下简称新国大）的工程学科比国内要更加重视matlab、verilog等工程软件的应用，即使是半导体这种基础理论科目，也十分强调现代工业生产中的生产流程的了解和实用工具的应用。从考核方法也可以看出，几乎每门科目中实验成绩和大作业成绩都占了很大比重，在期末纸笔考试中，也更加注重对基本公式和基础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这种教学模式直接面向即将走向工业领域的工程学科学生，似乎更加符合工程学科的培养方向。

除了教学方面，新国大实验室的组织模式也与国内有所差别。国内的大学科研的问题在于每一个研究生都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实验室缺乏整体的研究规划和第一手研究资料的整理积累。新一届的研究生总是需要自己完成对研究课题的知识积累，而无法有效的将实验室已经取得的成果与自己的知识体系对接，站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继续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与此相对应的，研究生与导师是师生关系，管理相对粗放和松散。而在新国大，实验室整体规划更加清晰，研究资料也更加充实有序，研究生与导师更多的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每一个研究生都为实验室做出贡献后毕业离开，管理模式更加接近于公司和企业。这种组织模式既有利于实验室的更快进展，也有利于研究生提前适应毕业后的工作环境。 再就要谈到新加坡的社会。与上海相比，现代化程度相当，却有着巨大的差距。上海是一块热得发烫的土地，每一个身处上海的的人都无比奔忙，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而新加坡则完全不同，有很多上班族，有很多大学生，也有很多在麦当劳办公和学习的大叔，但是却感受不到在上海的人们那种热切的渴望。这或许是发达国家一个共同的特质，时间很慢，生活很稳定，五年十年，可能都在拿同样的薪水，出租车司机和大学教授，可能都过着差距不大的生活。而中国不同，中国的机会太多，未来太让人憧憬。新加坡不是一个适合梦想家的地方。 四个月很快，两年半很快，当面对已经过去的一段日子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显得太快了，那些与朋友们的聚会，那些挑灯看书的深夜，那些四处游玩的欢笑，那些略带伤感的深谈，都来不及品味就匆匆过去，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那时和现在的自己也好像没有一丝分别。所以每一次写回顾过往的东西，都会提醒自己，抓紧时间深深的感受当下，因为下一个时刻就来不及了。而我对新加坡的交流没有遗憾，因为我狠狠地抓住了在那里的每个当下。 怀念在新加坡可以每天下水游泳的日子。感谢交流期间陪伴我的每一个朋友，感谢关照我的每一个老师，感谢复旦。 就想到哪写到哪，之后交流的同学们还可以不断把自己的发现添加到这个列表当中。 虽然传说中“吐口香糖会被鞭刑”是谣传，但是这不代表新加坡不是一个法治严明的国家，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成为法律问题。比如在小印度发生印度籍客工酒后骚乱以后，新加坡干脆就立法禁止了在22:30后在公共场所销售酒精饮料（除了酒吧区），也禁止了所有社会公众在22:30后饮酒。比如曾经有人在付款时恶意支付大量硬币，新加坡就立法Regulation of Currency Circulation，对10cents、20cents和50cents的硬币一次支付给出了法定的上限。新加坡是一个威权体制国家，但是他的议会对所有民众开放，即使是外国人，凭有效的身份证件在议会大楼登记一下，即可参与旁听。8月17日，我就有幸来到议会大楼，目睹新加坡议会通过加入AIIB的法案。这个社会足够的安全和诚信，随处可见没有收银员的Self-Checkout收银台，银行的现金柜台也没有任何玻璃的阻挡。 不过，并不是说“坡县”太完美。“坡县”也会承受雾霾的“摧残”，尽管是从邻国印尼飘来的。新加坡也发生过华人公交车司机的大罢工，因为政府的外劳政策使得外劳在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唯一竞争力成为了“廉价”，廉价的背后就是“同工不同酬”。新加坡的养老制度也广受诟病，我在新加坡认识了三位70岁的老人，大华银行退休的Steven先生在环游世界，建筑公司中层退休的Yeo先生在丹戎巴葛的Food Court里和朋友们聊天，而学校宿舍食堂收盘子的也是一个70岁的长者——他的CPF（中央公积金）账户并不足以支付维持他生活的费用。他是把自己的CPF花完了，还是CPF太少，我不得而知。 “坡县”很小，但是坡县的背后是广阔的东盟啊，坐拥亚洲最繁忙的空港之一的樟宜机场，从新加坡可以搭乘廉价航空到达东南亚和南亚的几乎任何地方。你可以去泰国的普吉、甲米来一次海滨之旅，可以去清迈、槟城装“小清新”，可以像我们一样去印尼的万隆“参加万隆会议”，去日惹看婆罗浮屠。你要离开新加坡，也不一定要坐飞机，可以坐公交和火车去马来西亚，可以坐渡轮去印尼，可以坐丽星邮轮和加勒比游轮出海远航。哦，打个广告，要是你要咨询这些旅游，你可以在我的公众号“旅行张指导”上私戳我。